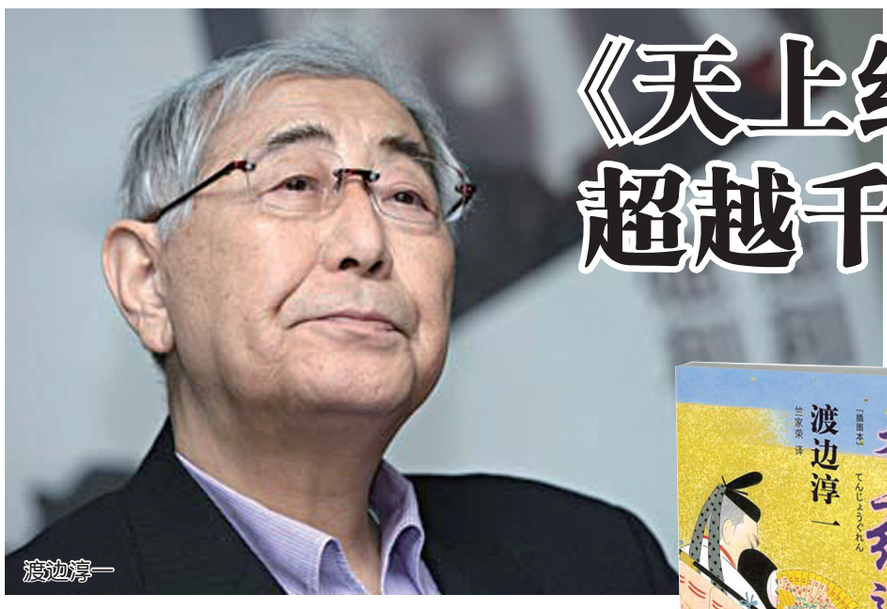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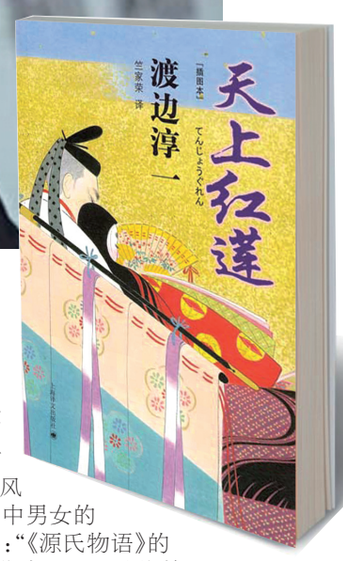
《天上红莲》：超越千古的人间情爱物语

□竺家荣


渡边淳一



直以来，注重描写现代人情爱生活的渡边淳一，第一次在《天上红莲》中，把读者带回到一千多年前的日本平安时代。围绕女主人公——鸟羽天皇的皇后璋子颇具浪漫传奇色彩的一生，给读者展开了一幅绮丽隽永的王朝情爱画卷。

随着女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小说时而浓墨重彩大写意，时而工笔细描精雕琢，人物刻画饱满传神，心理描写真实细腻。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场面宏大，真实再现了平安王朝末期皇家贵族们的日常起居、出行，以及各种皇室典礼、官职、佛教、祭祀、建筑、庭园、乐舞、诗歌、技艺、服饰、用具等等。并随着情节发展，配合以四季美景，具体描写了“曲水之宴”、“七夕歌会”、“赏雪”等日本民俗特色场景，而优美的插图更是锦上添花。这部作品拥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可称得上是作者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凄美哀婉的日本王朝爱情故事取材于史实，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均有史料可查。作者凭借非凡的想象力，将枯燥的史料骨架精制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因此，尽管是跨越了千年岁月的历史小说，却并不让人感觉那么遥远，文中古代王朝主人公的爱恨情仇历历如在眼前。

璋子与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白河法皇与鸟羽天皇）之间的爱情纠葛，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在她14岁至29岁的大约15年间，法皇既是她的养父和监护人，也是她的恋人、情人。她的前半生被包裹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白河法皇无以复加的爱情之中，攀升到了女人所能达到的荣耀顶点，成为皇后、皇太后。她共生育了7个子女（其中前两个子女为法皇之子）。法皇驾崩后，失去了庇护的璋子受到夫君鸟羽天皇的冷落以及鸟羽后宫势力的排挤，品尝到了孤独和落寞。万般无奈之下，也为摆脱尘世所累，璋子于42岁时削发出家，吃斋念佛3年后，45岁时追随法皇而去，走完了她那“风光无限的一生”。

从以古代的平安王朝为舞台、描写皇室爱情等角度来说，《天上红莲》与古典名作《源氏物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渡边淳一之所以会创作这样一部历史题材的爱情故事，也与《源氏物语》有着不解之缘。作者潜心研究《源氏物语》后，曾在其随笔《光源氏和他的女人们》中，深入剖析了十几位与光源氏有关联的女性的内心风景，探究了爱情关系中男女的地位变化。渡边认为：“《源氏物语》的缺点之一，也许由于作者是女性的缘故，几乎没有描写有关性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男性读者来说，深感美中不足。我这样说，势必会招来反驳：‘难道性描写如此重要吗？’我在此所说的性，并不是单纯的做爱或色情描写，而是作为男女之间的爱的原点、占据着重要位置的性爱。”

在渡边淳一看来，尽管《源氏物语》堪称千古绝唱，在人物描写刻画上到达了很高的境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缺憾。因此，作者写作《天上红莲》的意图之一，似乎可以看成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做的尝试。

从几个方面比较一下《天上红莲》与《源氏物语》的异同，或许有助于对作品中所体现的作者情爱观的理解。

主人公不同。《天上红莲》不是以男性（光源氏）猎艳好色为主干，而是以女性（璋子）为视角，描写与她有着密切关联的两个男性。

与风流倜傥的年轻的光源氏不同，《天上红莲》的男主角是已近古稀之年的法皇，男女主角是相差48岁的忘年恋人。这也是迈入古稀之年的作者最想描写的。渡边淳一谈及此作的创作初衷时曾说：“最想写高龄者的性与爱。”“我经常想，年老了，就枯萎吧，这种想法本身就很不正常。”“因为上了年纪，对异性就不感兴趣是胡说八道”。这一探索虽然已从《复乐园》《孤舟》就开始了，但《天上红莲》真正细腻描写了老年人的性爱。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看到，法皇六七十岁的年纪尚能痴迷女性到如此程度，充分体现了作者理想的阳刚之美。

此外，与命运多舛，虽然很有女人缘，却偷偷摸摸或见异思迁，最终未能找到真爱的光源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皇不仅集权势于一身，一生呼风唤雨，而且虽然与璋子的爱是乱伦之恋，却堂而皇之，无所顾忌，不仅让璋子成为皇后，还想方设法让她为自己生了孩子，并且让这个孩子成为天皇，使璋子成为国母。如此天方夜谭般的所为，一方面展示了法皇的权利无边，同时也表现了法皇对璋子的爱情。

光源氏和法皇同是在养女14岁时，将她变成自己的女人（光源/紫上、法皇/璋子），但光源氏是由于恋母情结使然——因恋母而爱上继母藤壶，最终找了酷似藤壶的紫上。而法皇和璋子却是出于单纯的男女之爱。

爱情的深度不同。相对于光源氏的多情、滥情或单相思，终究未能获得专情的真爱而言，璋子和法皇幸运地找到了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真爱。法皇对璋子付出了全部真情，无论是使璋子成为皇后、国母，还是物质享受，以及璋子生产时不惜耗费巨大财力做各种祈祷等等，都无出其右者。尤其是在性爱方面，更使她享受到了作为女人的登峰造极的爱之欢愉。而璋子一直最深爱的、最信任的人始终也只有法皇。

只是，风光无限的女主人公待贤门院璋子，尽管拥有真爱，晚年却落得抑郁寡欢而早逝，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在某种意义上，与《源氏物语》中女性们的命运殊途同归，令人扼腕叹息。在古代，男人与女人恐怕永远无法平等。女性无论处于多么荣耀的地位，最终仍要依附男性，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附，便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

渡边在《天上红莲》里对主人公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作者试图通过充满激情、纯真而唯美的性爱描写，使人物的情感脉络更具有立体感和透视感，对日本古代王朝的这一爱情传说做出独到诠释。至于性爱描写是否可以弥补渡边所认为的《源氏物语》的缺憾，是否更有助于读者对人物爱情的理解，换言之，性爱描写在刻画人物情感时是否不可或缺等等，还有待世人评说。

《天上红莲》可以说是渡边文学继《一片雪》《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等佳作之后又一部描写男女情爱的里程碑式的力作。借古代君王的一段忘年之恋，着力深入剖析了老年人的性爱，无论在题材、表现、主题等方面都翻开了新的一页，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古代王公贵族的情感纠葛。

渡边认为，到了现代，人的动物性逐渐受到了理性的约束。伴随文明进化而来的，便是人的生命力的本源——爱的能力的弱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爱情的向往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东方还是西方。因此，渡边的爱情小说总是借助性爱描写来探索两性关系的真谛，却并非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是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

渡边淳一有句名言：“伦理与爱是不能共存的”。爱欲在渡边淳一眼里不关乎道德伦理，它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美的存在。他关注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本能，是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欲念，是无法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去处理的情感，他要用文字来表现和探究人间美艳的情欲、男女情爱的妙味和魅力。

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永井荷风这些视肉体欲望的全面解放为审美极致的唯美派作家不同的是，渡边作品的唯美表现并不感伤、阴郁、自虐，而是愉悦的、阳刚的、陶醉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追求——爱是生命存在最富有创造力和表现力的方式。如同劳伦斯笔下激情似火的爱一样，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丝毫没有猥琐之感。

尤其有别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是，《天上红莲》里主人公的男欢女爱，不再像《失乐园》和《爱的流放地》那样，充满了伦理与欲望的矛盾冲突，最终以死亡为终结；而是一切顺其自然，对命运安之若素，超脱于现世。一方面也由于《天上红莲》的古代王朝君主的特殊背景，使其主人公的情爱能够跨越种种世俗障碍，最后达到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爱的辉煌与极致。这种注重官能与享乐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会渲染一种淫靡的氛围，但渡边总是写得充满诗意。与其说作者在写一个古代爱情故事，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唯美的人生追求。因而，法皇与璋子的关系终于超越了以往渡边作品中步履维艰的主人公，达到了自在之境，接近了渡边孜孜以求的回归“人类原点”的理想。在渡边淳一看来，对男女个体而言，彻底的自由就是爱与性不受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天上红莲》成就了他的梦想。

尽管女主人公璋子的晚年不无凄凉之感，但她和法皇毕竟曾经拥有过人间的挚爱。或许作者希望一千多年前的这段浪漫爱情，能够给蹒跚于文明发展与人性张扬之间的今人带来一些启示吧。

也许从爱情成为艺术创作永恒主题的那一刻起，这一追求就绵延不绝。这种对生命原始方式的审美渴求，显然寄托了对于被极度膨胀的物质欲所驱遣和迷惑的现代人的反思和对美好情爱的憧憬。

第146届芥川奖作品《自相残杀》

爱与欲的纠葛

□王 静

田中慎弥

《自相残杀》

今年年初，日本作家田中慎弥凭借小说《自相残杀》，如愿以偿地摘取了日本第146届芥川奖桂冠。田中慎弥1972年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他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把他养大，一直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高中毕业以来，田中从未工作过，包括打工。他性格独特，连电脑和手机也不用，是一位没被社会所“染色”的超然作家。田中20岁开始创作，花了10年时间创作的《冷水之羊》于2005年获得第37届新潮新人文学奖，由此登上文坛。田中是实力派作家，2008年凭借作品《蛹》和《断开的锁》分别荣获第34届川端康成文学奖和第21届三岛由纪夫奖。他于2007年至2011年先后凭借作品《图书准备室》《断开的锁》《没有神的日本锦标赛》《第三纪层之鱼》，4次入围芥川奖候选。

《自相残杀》日文原作的题目为“共喰い”，很容易被误解为“共食”。其实在日语里这一词条主要有两种意思。其一指雌性螳螂在跟雄性螳螂交尾之后把它吃掉的动物性“同类相残”习性；其二为人类社会中的“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同行相吞”之意。而该作品正是描写了一个家庭中发生的类似螳螂“自相残杀”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闭塞的地方小城。作品以17岁的篠垣远马为线索，讲述了父子之间的纠葛所导致的悲剧故事。远马的生母仁子在战争年代失掉了一只右手，失恋之后，认识了小自己10岁的篠垣円。婚后发现円不仅生活不检点，还有性暴力恶习。因此仁子生下远马后离家出走，但仍住在附近。现在远马跟父亲円和父亲的情人、35岁的琴子生活在一起，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千种。当父亲円得知怀孕后的琴子离家出走的消息后，到处寻找琴子，偶遇到千种之后强暴了她。最后，仁子代替远马杀害了円而被捕入狱。作品通过爱与欲的纠葛把血缘与性的复杂关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作品中的“欲”主要表现在独占欲方面。父亲円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却怀疑琴子有外遇。可见女性是他发泄、满足自己变态性欲的工具。而円的施暴行为来源于他的脆弱心理和强烈的独占欲。这种独占欲不仅对女性，也针对自己的孩子。仁子怀上远马后的一年中，円停止了施暴行为，并给孩子取了跟“円”字发音相同的“远”作为名字。円同样在琴子怀孕后抚摸着她的肚子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取一个跟自己同一个字的名字。这说明，円并不是真关心孩子，而只是把孩子作为自己的私有物。当他听说远马有了女朋友时，气得摔门而走。其原因无疑是不想让其他女性妨碍他对远马的占有。当琴子怀孕之后，円不亲自告诉远马而是让琴子本人去说，因为他害怕远马不高兴，同时更担心有了异母的孩子之后远马会远离他。远马对父亲的对抗也很激烈。当琴子问远马她想把孩子生下是否可以时，远马气得转身就走，并幻想把琴子的孩子拿掉。可见远马对琴子的孩子从心理上是绝对拒绝的，因为这个孩子将分割他所拥有的父爱。

相对于自私和暴力的独占欲，勇敢而宽大的母爱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亮色。仁子无法带着远马离家出走，出于母爱，她只能“丢弃”孩子，一人住到距离远马只有10米之隔的河对岸。而怀孕的琴子离家出走，也是为了保护还未出生的孩子，避免孩子受到父亲性暴力阴影的影响，给孩子的成长创造平和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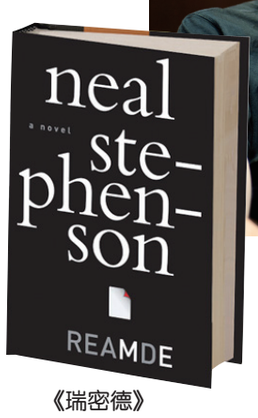
当円得知琴子离家出走后，在雨中疯狂地找寻琴子时，偶然遇到了千种并用暴力奸污了她。这一罪行直接导致了父子之间的“自相残杀”。远马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性暴力深恶痛绝，同时对作为父亲分身的自己也很绝望。当听到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被父亲强奸之后，远马想去杀死父亲，但仁子劝止了他。作品意味深长地借用仁子的右侧假“手”把父亲推到河里，而那只假手也随之而去。仁子用自己的牺牲不仅保护了远马，还为他消除了心理阴影，争取了新生的机会。故事的结尾远马到拘留所去探望母亲，并问她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作品以母亲的回答“什么都不需要”结束，点明了爱的内涵，给读者留下思考和回味。

《自相残杀》这部作品主要围绕一个特殊家庭的生活变故展开故事情节，登场人物饱满而富于个性化。作者在多处穿插了具有暗喻和象征意义的景物描写，也把河边地区人们的风俗、信仰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来，得到了“文章密度高，作品世界及人物的描写恰到好处”的高度评价。作品把山口县下关市设定为舞台，登场人物也全部使用了下关方言。对于这一特色，当地的直木奖作家古川熏称赞道：“下关的语言第一次在文学中得到了升华”。方言的有效使用不仅使人物刻画自然贴切，还能使读者直接感受到日本本州最西端的地方特色。

尼尔·斯蒂芬森《瑞密德》：

虚拟实境 亦真亦幻

□苗 青



《瑞密德》

2011年9月，美国“赛博朋克”(Cyberpunk，Cybernetics与Punk的结合词) 流著名科幻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散文家尼尔·斯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携其新作《瑞密德》(*Reamde*) 再次回归。继1984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大学》(*The Big U*)以来，尼尔·斯蒂芬森先后共出版了十余部“赛博朋克”类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受到读者热捧。因此，《瑞密德》的出版对于尼尔·斯蒂芬森的拥趸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斯蒂芬森又一次让我们对虚拟世界和信息储存进行思考，又一次使阅读变得生动有趣。

“赛博朋克”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在科幻小说内部诞生的一个新的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所描绘的往往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受计算机网络控制的黑暗世界；其中，眩目的高科技通常深植于平民窟、黑帮等种种不良社会形态中。从主题方面来看，此类小说的作者们试图从侦探小说、黑色电影和后现代主义中汲取元素，描绘20世纪后20年数码化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有观点认为，“赛博朋克”是一种悲观的预言，警示了网络可能对社会结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让人们对渐渐深入生活每一个角落的计算机心生警惕。但正是这类小说中疯狂的未来世界，以及栩栩如生、顽强不屈的人物形象，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未来的人生，同时也对未来世界充满期待。

尼尔·斯蒂芬森笔名为斯蒂芬·伯里，1959年10月31日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在家庭的影响下，他对地理学和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赛博朋克”作家奠定了基础。

1977年，斯蒂芬森毕业于埃姆斯高中，之后在波士顿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1981年他毕业时获得了地理学学士学位。然而，刚刚毕业的他发现，身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本科毕业生，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尝试了多条发展道路：修车、电脑编程以及写作等。1984年他的处女作《大学》出版，并在2001年得以重印，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他的第二部作品《佐迪亚克》于1988年出版，为他带来了荣誉。

但斯蒂芬森真正成为一名作家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92年出版的小说《雪崩》奠定了他“赛博朋克”宗师的地位。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同时引发了一股“赛博朋克”流的阅读与创作热潮。

1995年，斯蒂芬森出版了小说《钻石时代》，该书获得了1996年雨果奖长篇奖；1999年出版了《编码宝典》；2003年出版了《巴洛克记》(共三卷)的第一卷《水银》，获得英国科幻小说奖“阿瑟·C.克拉克奖”；2004年出版《巴洛克记》第二卷《混乱》和第三卷《世界系统》；2008年出版的《走出围墙》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单榜首，被认为“娱乐性和哲思性”俱备。2011年9月，新作《瑞密德》一经出版，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行列。

2011年8月，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选出的幻想文学作品前100名的名单中，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钻石时代》《编码宝典》和《走出围墙》均榜上有名。《时代周刊》对他的评语是：“自从发表了小说《雪崩》之后，他塑造了一批网客。”他以洋洋洒洒、亦真亦幻的创作风格闯入了网络创作的主流。

《雪崩》是“赛博朋克”小说的新典范。在书中，斯蒂芬森提出了“虚拟实境”的概念，并描绘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数字空间，使地理空间受阻隔的人们可以通过各自的“化身”相互交往，度过闲暇时光。小说从佩着武士刀的比萨速递员开始，将一个混乱到有些滑稽的未来社会写入作品：私人公司群雄割据、美联邦政府定居在高速公路旁搭建的帐篷中；同时，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角色穿梭于故事情节中，比如：专门用吸盘从汽车上窃取动能的“滑板客”、随身携带核弹到处与人斗殴的恐怖分子等。斯蒂芬森很会讲故事，他穿越时空，感受历史，体验未来，将“赛博朋克”的世界、复杂的语言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讽刺强行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继《雪崩》之后的《钻石时代》《编码宝典》和《走出围墙》等作品基本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与特点。小说中丰富的想象力、独到的创见与思考、传神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令读者折服。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涉猎如此众多的领域：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哲学、密码学、数学、宗教、金融等等。高科技在他的小说中已成为必然存在的背景，但是，他关心的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的延伸，是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混杂秩序以及科技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那么，《瑞密德》讲述了怎样一个奇特的故事呢？

理查德·福斯拉斯特曾经是一名毒品走私贩，他利用其非法的收入创办了一家名列世界500强的视频游戏公司。他收养了一名叫祖拉的年轻女孩，她出生于东非，并经历了很多苦难。理查德的公司发行了一款名为“地形夺宝”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它使“魔兽世界”也变得黯然失色。祖拉的男朋友彼得向理查德借了一个存储装置，用以储存窃取的信息，然后卖给俄罗斯黑手党。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该存储装置染上了一种由“地形夺宝”玩家制造的名为“瑞密德”的病毒，它是英文单词“自述文件”偶然或者有意的错误拼写，在这里具有一定的讽刺含义。该病毒使俄罗斯黑手党人的电脑瘫痪，他们开始用极端的方式寻求帮助。

在彼得和祖拉的帮助下，这些俄国人非法飞入他国境内，企图找到并杀死制造这种病毒的黑客。在行动中，他们无意中接触到了一个圣战组织，领头人阿卜杜拉·琼斯是一名被通缉的恐怖主义分子，他虽然是英国籍黑人，但是却把别的国家当做合适的藏身之地。琼斯劫持了祖拉，并用飞机将其带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荒野……

该作品围绕“瑞密德”病毒构建故事，情节精彩，场面很视觉化，当读者进入小说的时候，就好像书中的人物进入了“虚拟实境”，一切都立体化起来。斯蒂芬森是一名出色的情节魔术师和信息驾驭者，虽然小说难免有狂热色彩，故事情节中有太多枪杀与死亡的极端画面，但是这种狂热是有其思想深度的。该书最出色的部分有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理查德·福斯拉斯特和他的公司以及“地形夺宝”游戏的描写十分精彩。两个因素确保了该游戏的商业成功：其一是按照实际地质规律进行编程，并对地形地貌进行管理（该游戏的名称来源于此）；其二是游戏使用了基于真实货币的货币体系，即从游戏中采集的财宝可以转换为现实中的货币。这正是“瑞密德”病毒侵入的原因，当不幸的玩家进入了黑客控制的领域时，他们被虚拟地杀死，钱财却被抢走。

其次，斯蒂芬森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猫和老鼠的双重游戏，那些在网络游戏中被跟踪的人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被跟踪着，这是该书最出彩的情节之一。

《瑞密德》中丰富的想象力和高科技相当吸引人的眼球。尽管延续了“赛博朋克”的行文特点和虚拟网络的老套路，但是斯蒂芬森聪明地把虚拟空间对人类的冲击成功地引入真实世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汇融合、人在不同界面上的思想与行为，成为这部小说的亮点。

或许新作中的未来社会又一次陷入了几近崩溃的边缘，未来世界似乎过于混乱悲观；然而，斯蒂芬森在预言悲观未来的同时又一次点燃了每个人心底的希望。重要的是，读者看到了不屈奋斗的人和改变命运的勇气与信心。在亦真亦幻的作品中，他揭示出个人意志和集体潜意识所形成的一个坐标，并跨越理性的限制，到达信念的彼岸。

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